



左拉中文首版作品  
毕修勺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卢尔特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左拉名著《三城市》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另两部是《罗马》和《巴黎》。

彼得教士为了治好女友玛丽的痼疾，陪她去法国南部的鲁尔特朝拜圣迹洞。结果发现所谓的圣母显灵治病纯系一场骗局；所谓圣城、圣母岩洞等圣地都是商人牟取暴利、教士垄断欺骗教徒的发迹场所。大批善男信女仅是那些心怀叵测之徒的愚弄对象。小说对商人的贪婪、宗教的虚伪、人性的扭曲作了无情的揭露。

## 出版前言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作家兼斗士”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他倡“实证小说”,以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精神,早期作品轻巧灵动,盛年则又与自然主义方法所决定的细密严实形成独特的结合,象征性意象加之自己擅长的似不经意的客观描写,以及现代派“生活流”的情节淡化、叙述散文化的特色,给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勃勃朝气,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他一生著作等身,喻“百眼百手”,“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晚年的《三城市》、《四福音书》,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

毕修勺先生(1902—1992)出生之年,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但就其影响的弘扩,左拉倒有点儿“归去来”的意味。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灵气不甘泯散,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他没有失望,寻觅到死与生的同年,而这个“同年”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终生不悔。若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直情径行,乐道忘忧,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夺目光彩。

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是一本亚勒克西的

《左拉传》和左拉的《土地》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所折服，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并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献给祖国人民。1928年，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再度来到法国。其间，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人与地》二十八卷，凡二百多万字，凭吊了左拉故居，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体察左拉使用俚语、土语的语言环境，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左拉短篇小说集》之后，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使之更臻准确、老辣和圆熟。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换来的独是清贫。他的盛年时代，曾为左拉辞却了“上海市市长顾问”的高位，后来又婉拒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赴台湾的恳邀，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日译三千字，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的宏大计划。可是政治上的莫须有褫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这漫长的遗憾，好在终于完结。他的《萌芽》、《崩溃》、《劳动》等等，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世称“毕译左拉”，已经誉满中外。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仍以左拉的“我只有—种信仰，—种力量，这就是工作”作为座右铭，只讲耕耘，不问收获，以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直至故去。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左拉这位被称为“人类的良心”、“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的文化巨人，在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艰辛工程，然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

出版者

1993. 7. 16

# 第一天

## —

在滚动行进的火车里，三等车厢坚硬长凳上拥挤着的朝圣者和病人们，他们出了奥尔良车站就开始唱“Ave Mari Stella”<sup>①</sup>赞美诗，等到赞美诗唱完时，因烦躁而心情激动的玛丽从她难受的小卧铺里半坐起来，瞥见了堡垒。

“啊！堡垒！”她不顾自己的痛苦，愉快地喊道。“看，我们已在巴黎以外了，我们终于动身了！”

她的父亲，站在她面前的德·盖森先生，因她的快乐而微笑；彼得·佛洛孟神父，带着兄弟般的温情注视她，忘记了自己，在他的怜悯心思里，高声说出了他的担忧话语：

“看，一直要到明天凌晨，我们在三点四十分才到卢尔特。这将是二十二小时以上的旅行！”

那时是五点半钟，太阳已升起，可赞叹的清晨，显得光辉灿烂。这天是八月十九日，星期五。地平线上的层层黑云已预报，这样灼热天气将是下暴雨的可怕一天。斜照的阳光射入列车各个车厢，给它们撒满了飞舞的金色灰尘。

重新落入忧闷的玛丽喃喃地说：

---

<sup>①</sup> 拉丁文，意即：“啊！圣母玛利亚，我们向您致敬！”——译者

“是的，二十二小时。我的上帝！这还是很长的。”

她的父亲帮助她再睡在狭小的“货箱”里，她从上午以来就生活在这种“檐槽”里。人们例外地同意将两对为着推动她散步、可以装卸的轮子放在行李车上运走。她紧卧在这滚动“棺材”的木板中间，占去长凳的三个位置；她一会儿闭下眼睛躺着，面孔瘦削而呈灰土色。虽然已二十三岁，她还具有温雅的孩子神气，可赞叹的是，被疾病保留下的王后般金黄色头发中间，看来还是很有情趣的。穿着很简单的一件黑色小毛衣罩衫，她的颈项上挂了一块慈善会的卡片，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号码。她自己要求这卑贱待遇，不愿意她的日益陷入拮据境况的家里再为她花费什么钱。就这样，她坐三等车，坐在白火车<sup>①</sup>，重病人火车，那一天向卢尔特驶去的第十四次车的最痛苦的一次火车里。这一次火车除了五百个健康的朝圣者之外，还拥挤着三百左右可怜人。他们被疾病耗尽了力量，痛苦不堪，由开足马力的机头，从法国的一端，飞快地拖向另一端。

彼得因自己引起她的忧闷而不高兴，继续以感人的大哥态度注视她。他已三十岁，面色苍白，身材瘦削，生着宽阔的前额。处理了旅途中的一切细微事宜之后，他决定陪伴她前去。他曾设法要别人接受他为圣母救世院的助理成员，他的道袍上套着抬担架人员镶桔色滚边的红十字袖章。德·盖森先生的灰呢短上衣上只别着朝圣的猩红小十字。他对这次旅行显得很高兴，两眼朝向车外，不能使他那可爱的鸟儿般的头留着不动，他的面貌长得还很年轻，虽然他已超过五十的年龄了。

在隔壁车厢里，尽管列车的震动引起了玛丽的呻吟，雅森特修女站了起来。她注意到年轻女郎的全身受到阳光的照射。

---

<sup>①</sup> 白火车，这指各列朝圣火车挂着各色旗帜的徽号，不是火车本身颜色。——译者

“神父先生，请您拉上窗帘……好吧，好吧！我们必须坐好，必须料理我们的小家务。”

雅森特修女，身上穿了圣母升天院修女的黑罩袍，和她的白女帽，白胸衣和宽阔白围裙，显得很鲜艳，她带着强壮的活泼的神情微笑着。她的青春显现在新鲜的小嘴上和温柔美丽的蓝色眼睛深处。她或者并不漂亮，却是挺可爱的，看她年轻男子般的胸部，显在她的围裙上半幅底下，她是纤细苗条的，她有男青年般的雪白肤色，她满身充溢着健康，快活和天真的神态。

“但是这阳光，它已吞噬我们了！我恳求您，太太，请您也把您的窗帘拉下来。”

德·襄基埃尔夫人占去一个角落，坐在修女附近，她的小旅行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慢慢拉下窗帘。她，棕色头发，强壮身体，她还是有风趣的，虽然她已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儿蕾梦德。后者由于合适的理由，由她母亲安置在头等车里，与两个慈善会的贵妇人戴沙纽太太及伏尔迈太太坐在一起。她自己，卢尔特救苦圣母医院一个病室主持人，不愿意离开她的病人们；外面，在车室门上摇摆着规定的牌子，她的名字底下写着伴随她的圣母升天院两个修女的姓名。她为一个破产丈夫的寡妇，靠着四五千法郎的年金同她的女儿一起平庸地生活在瓦诺路一个庭院深处，把她的全部时间都献给圣母救世院的事业女人。她自己的淡褐色毛葛罩衫上也别着这慈善事业的红十字徽章，她是这事业中最活动的热心人之一。她赋有稍稍高傲的性格，喜欢别人谄媚她、爱她，她对这每年一次的旅行，可以满足她的激情的旅行，显得很幸福。

“您说得很对，我的嬷嬷，我们应该去组织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仍然被这旅行袋所拖累。”

她拿它放到她身边的长凳底下。

“请等一下，”雅森特修女说，“还有水壶在您的两腿中间。这

妨碍您。”

“不，一点也不妨碍，我向您保证。那末，让它留着吧。它总必须放在某个地方的。”

于是她们两个，如她们自己所说的，为了同她们的病人一起在那里尽可能舒适地生活一天一夜，她们开始料理她们的“家务”。可厌烦的是她们不能要玛丽到她们的车室里来，后者硬要她的父亲和彼得留在自己身边；但是越过低矮的隔板，她们还可以互相交谈，互相接近。另外，整个车厢，十个座位的五个车室，其实，只构成了一个大寝室，像骚动的共同房间一样，一眼就可以望到底。这在互相隔开的黄色低板壁和原色细木料之间，在顶上刷白的护壁板之下，很像一个真正医院的大病房，处在混乱的状态中，看来宛如乱七八糟的临时野战病室。一半隐藏在长凳底下，各种瓶、罐、面盆、扫帚以及海绵等等，任意拖曳着。其次，车厢并没有放行李的地方，许多包裹几乎到处堆叠着，手提箱、洋铁罐、帽盒、布袋等，整大堆可怜的破旧物品，用线修补过的烂东西，都毫无秩序地乱丢着；空中也是拥塞不堪，如挂在铜钩上的衣服，大小包袱和筐篮等，都毫不休止地摇摆着。在这破烂物品的紊乱中间，躺着狭小垫褥的重病人们，占去许多位置，他们被隆隆轰响的摇动车轮震荡并载走；那些还能坐着的，脸色灰白，背靠隔板或斜躺在堆叠的枕头上。按照规定的章则，每一车室必须有一个照顾的贵妇人。第二个圣母升天院修女，克莱尔·戴·桑宣嬷嬷，则在另一端。许多健康的朝圣者已站起来喝水或吃东西。在车厢另一端，甚至有一间车室，全是女人，十个女朝圣者，彼此挤得很紧，其中有年轻的，年老的，都显得很难看，又很可怜和丑陋。由于有肺病病人在里面，人们不敢让窗玻璃放下来，灼热已开始出现，无可忍受的无味，似乎渐渐从跑得飞快的列车行进的乱哄哄中渗透出来。

到徐维西，人们诵了第一道数念珠祷告。六点钟已敲过，当

火车像暴风一样穿过布勒底尼车站前面，雅森特修女站了起来。这是她指挥虔诚的宗教活动，大多数朝圣者，按照节目表，在一本蓝封面的小书上，跟随她做。

“晚祷了，我的孩子们，”她微笑说，她的态度，像慈母，她的年轻面容，使这态度显得那样有情趣和那样温柔。

《圣母经》接着先后连续下去。待他们念完以后，彼得和玛丽对他们车室另两角坐着的两个女人，发生兴趣。一个在玛丽脚边的，是身材瘦削的金发女人，外貌像资产阶级的，三十几岁年纪，似乎未老就衰了。她躲缩着，不占位置，穿着她的暗色罩衫，她的头发是褪色的，她的长而痛苦的面孔透露出无限懒散和无限悲哀。另一个在她对面，坐在彼得的长凳上，同样年纪的一个女工，戴黑的无边软帽，被贫困和忧虑毁坏了的面孔，两膝上挟着一个七岁女孩子，后者那样苍白，那样瘦小，看来似乎只有四岁。她的鼻子紧缩，蓝色的眼皮、在蜡样的面孔上闭着，这孩子还不能说话；她只有时发出小小的呻吟，柔和的呜咽声，每次都撕裂着她母亲的心。

“她要吃一点葡萄吗？”直到那时都沉默的太太胆怯又善意地说，“我的篮里还有些。”

“谢谢，太太，”女工答道。“她只喝牛奶，而且还……我曾带来一瓶。”

由于这些可怜人们要透露自己秘密的需要，她说了她自己的历史。她本人叫做汶森太太，她已丧失了丈夫，丈夫是被肺病夺走的镀金匠。把她的萝斯，她的激情的女儿留了下来，为了养大这孩子，她日日夜夜做缝纫工作。但是疾病来了。十四个月以来，她就这样抱她在胳膊里，她逐渐更痛苦，更缩减，简直已缩减到没有什么存在。一天，从来不去参加“弥撒”的她，被失望推促，她进入教堂，哀求她女儿的痊愈；在那里，她听到一个声音要把女儿领到卢尔特去，那里的圣母会可怜她，医好她。她不

认识一个人，甚至不知道朝圣是怎样组织的，她的脑里只有一个观念，就是拼命劳动，积蓄旅行的钱，买一张车票，腰边藏着余下的三十个铜子动身了，她只带来孩子喝的一瓶牛奶，甚至没有想到为她自己购买一块面包。

“那末，她患什么病，那亲爱的小女孩子？”太太再问道。

“哦！太太，这一定是肠系膜淋巴结核。但是医生们却有他们的种种名词……首先，她只是肚皮有点疼痛。随后，肚皮膨大起来，哦！她那么受苦，痛得那么厉害，简直会给您的眼睛都挤出泪水来。现在，肚皮已平下去了；不过，她已不再存在，她竟那么瘦，她已不再有脚腿，她总连续流汗……”

接着，萝斯睁开眼皮，发出小小的呻吟，母亲就俯身下去，脸色苍白，态度很惊慌。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你怎么啦？……你要喝东西吗？”

但是小女孩子的眼睛徒然睁着，像混沌的天蓝色。她甚至不说话，重新沉入她的毁灭中，她的身子裹在白罩衫里，显得那么雪白纯洁，这是做母亲的无上风雅的表现，她这样做，无非是希望圣母对一个穿得整齐和全身洁白的孩子会显示更大的温情。

过了一霎时的沉默，汶森太太又说：

“而您呢，太太，这是为您自己，才到卢尔特去吧？……人们明白地看见您是有病的。”

但是这位太太显得惊慌，痛苦地回到她的角落里，口里嗫嚅说道：

“不，不！我并没有病……谢谢上帝，但愿我生病！我因而会少受苦！”

她自称马士太太，心里有着无可救治的悲伤。她满口欢笑，同一位胖大的快活青年结了爱情的婚，度过一年的蜜月生活之后，忽而看见自己被遗弃了。她的丈夫，为了做首饰生意，常常在外面旅行，赚得很多钱，六个月就走了，从法国的这一边界到另一边

界欺骗她，甚至带许多轻佻女人在他身边。她很爱他，她崇拜他，她因而那么受苦，她让自己投入到宗教中去。最后，她决定到卢尔特去，为了恳求圣母改变她丈夫的心肠，使他回到她身边来。

汶森太太虽然不了解真情，却感到马士太太深藏巨大的精神痛苦；两人继续互相注视。被遗弃的女人，在她的激情里，垂死挣扎；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慢慢死去，心里不免忧闷得要死。

彼得听着，玛丽也一样。他插嘴，他惊奇女工为什么不让她的小病人登记在朝圣的慈善单位里。圣母救世协会是战后由圣母升天会的奥古斯丁派老人们创建的，目的是努力借共同的祷告和慈善事业的实施，拯救法国和维护教会；尤其是他们掀起许多大朝圣运动，特别是创立二十年以来，不断扩大的每年八月底到卢尔特去的国民朝圣节期。整个巧妙的组织就这样逐渐完善起来，从全世界收集舍施或捐款，在每一教区登记病人，同各个铁道公司订立合同；至于得圣母升天修道院，和圣母救世慈善院的小修女们那样热心和活动的协助，那更不必说了，这一切志愿献身的参加，更扩大了这一运动的规模，其中的男人和妇女们，大多数属于上流社会的，在朝圣总指挥的命令下，照料病人，搬运病人，保证好的纪律。病人们为了取得可以免掉旅行和逗留一切最小费用的特许必须作一书面申请。然后把病人从家里搬运上车而且再送他们回来；所以他们只要带若干路上的食物就好了。事实上大多数病人都由教士或慈善事业人们推荐，他们监督并调查名单的写成，必要的身份证件和医生们的证书。随后，病人们再没有什么要做了，他们只是慈善事业负责人的友爱手里一批受苦和等着奇迹的可怜肉体罢了。

“但是太太，”彼得解释道，“您只要向您教区的堂长请求就行了。这可怜的孩子是配享受一切同情的。人们立刻会接受她。”

“我未曾知道，神父先生。”

“那末，您是怎样做了的？”

“神父先生，一个识字的女邻居指给我到一个地方去买了一张车票。”

她谈到人们卖给那些能付钱香客们的车票已经减价很多。玛丽听着，不免感到莫大的怜悯和少许耻辱：她并非绝对缺少资财的人，她曾靠彼得帮忙成功登记在免费的名单之内，而这位母亲和她的可怜孩子却付出了她们的极少积蓄之后，现在没有必需的费用了。

但是车厢更剧烈地震动一下，使她发出一声叫喊。

“哦！父亲，我恳求你，稍稍扶起我。我再不能这样背脊向下躺着了。”

德·盖森先生扶她坐起来，她深深地叹息一下，人们刚刚越过哀坦普，距巴黎一个半小时，阳光照得更热，灰尘飞扬声音也更嘈杂，开始感到疲倦。德·襄基埃尔夫人站起来，为的从低矮的隔板上用善言良语鼓励年轻女郎。雅森特修女也重新站起来，快活地拍着手，使得车室两端的人们能够听见她的说话并服从她。

我们来吧！我们来吧！我们不要只注意自己的痛苦。我们祈祷，我们唱诵，圣母将跟我们同在。”

她自己唱起《玫瑰经》，根据卢尔特圣母词曲的经文，全体病人和朝圣者都跟着她唱。这是第一次数念珠祷告，愉悦的五神迹：天神报喜，圣母往见，耶稣诞生，洗身体和耶稣再被找到。接着，全体合唱赞美歌：《我们瞻仰天上的大天使……》各人的嗓音都在车轮的轰隆声中间被撕碎，只听见这群人震耳欲聋的声浪被阻遏在关闭着的不断向前滚动的车厢里面。

德·盖森先生虽然也作宗教修行，对赞美歌却从来不能一直唱到底。他站起来，他再坐下。他终于两肘支靠着隔板，低声和靠近隔板邻近车室恰坐着的一个病人谈天。这病人，萨巴济埃先生，是五十左右年纪的人，矮胖，完全秃顶的大头。十五年以来，他就患着共济失调症，遭受疾病发作时的苦，可是两腿已被打击，

完全不能走动了；他的女人陪着他来，搬动他，他的脚腿终于变得太重，简直像死了一样，同两大铝块吊在他的下半身没有分别。

“是的，先生，如您看见我这样的，我是查理曼中学的五年级前教师。首先，我曾相信只是简单的坐骨神经症。随后，我有了闪电般的突然疼痛，您知道。不啻是烧红的剑头刺在我的筋上。在将近十年内，我逐渐被侵蚀，我看过了一切医生，我曾到过一切温泉去治疗；现在，我已稍不受苦，可是我已不再能从我的沙发站起来走动一下……于是，从来过着没有宗教生活的我，我实在太痛苦了，被这观念重新引到上帝身边来，我相信卢尔特的圣母一定能体恤我，可怜我的病痛，给我恢复健康。”

感到兴趣的彼得，也让自己的两肘支靠在隔板上，他也听着。

“痛苦是灵魂的最好觉醒剂，不是吗，神父先生？看，我已第七年到卢尔特去，而对我的痊愈并不失望。今年，我确信圣母一定会治好我。是的，我打算还能好好地行走，今后，我就生活在这希望中。”

萨巴济埃的话中断了，要他的女人给他的两腿推向左面；彼得注视他，看一个知识分子，平常都那样相信伏尔泰理论的这些大学生之一，对神的信仰竟存着那么大的固执，不免觉得奇怪。相信奇迹的种子怎么会在他的头脑里萌芽和生根？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有巨大的痛苦可以说明幻想的需要，这永恒安慰的花儿。

“您看得很明白，我的女人穿得像穷人们的服装，因为我要自己今年只是一个穷人，出于显示卑贱的心思，我让自己被登记在贫苦者的名单里，使得圣母会把我混在她的孩子们不幸的穷人们一起……不过，我不愿意夺取一个真正穷人的位置，我向慈善会捐了五十法郎，这，您并非不知道，让我在朝圣时享有自己帮助一个病人朝圣的荣誉……刚才在火车站上人们给我介绍看过这个病人。那似乎是一个结核病患者，在我看来，他似乎很穷，地位很低微……”

有了新的沉默。

“总之，圣母将会拯救他，她，圣母，她是万能的，我因而这样幸福，她将使我心中充满了幸福！”

三个人继续互相谈话，他们孤立在其他人们之外。首先谈医学，然后，滑到罗曼式建筑的议论上，因为他们瞥见沿途小岗的一个教堂钟楼，就对这题目，大谈特谈起来，而一切朝圣者都向它划了一个致敬的十字。在这受苦的世界中间，在这些精神简单者、因贫困而沦入愚蠢境域的可怜人们中间，年轻的教士和他的两个同伴，忘记了自己重新被他们的智慧受过培养，喜好谈天说地的习惯所侵入。一小时已流逝过去了，其他两遍赞美诗已唱过，火车已越过都利与奥勃莱车站，到波双西，他们终于停止谈话时，听见雅森特修女拍拍手，自己用响亮的声音，开始唱起：

“主啊！宽免吧！宽恕您的人民吧……”

唱诗再开始了，一切声音都混合着，这不断再起的祷告浪潮麻木了痛苦，激发了希望，渐渐侵入他们的整个身心。神恩和痊愈观念：要他们到那么远地方去寻找奇迹的渴望，给他们缠绕得精疲力竭。

待彼得再坐下来以后，他看见玛丽的脸色很苍白，闭着眼睛；然而看她面孔苦痛地紧缩着，他很明白她并没有睡着。

“难道您很难过吗？”

“哦！是的，非常难过。我将永远到不了目的地。就是这些连续不断的颠簸……”

她呻吟，再睁开她的眼皮。她坐着，非常衰弱，注视其他的病人们。在隔壁车室里，萨巴济埃先生对面，直到那时没有气息地躺着，好像死了一样的格莉伏，恰在此刻坐起来。这是一个已过了三十岁、扭腰走路的奇特而高大女郎，她的滚圆的面孔已憔悴，她的短而卷缩的头发和她的火样闪亮的眼睛，几乎使她成为漂亮的人。她患第三期的肺癆病。

“嗯？我的小姐，打一下瞌睡，还是很舒服的。”她用几乎听不清楚的嘶哑声音对玛丽说。“但是没有办法，这一切车轮好像都在您的头里滚动。”

尽管她谈话时感到极度疲倦，她固执，她要对她自己的身份说出种种细节。她是制垫褥女工，同她的姑母一起，在贝尔西，从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制造垫褥，已经很长久了；她认为这是她年轻时梳理了的含毒羊毛屑，使她生了这丑恶的肺病。五年以来，她几乎走遍巴黎各个医院。所以她很熟悉地谈论各个大医师，拉利波亚西尔医院的修女们看见她对宗教仪式很有热烈兴趣，终于说服她，要她改变信仰，要她确信圣母为了医好她的病，在卢尔特等着她。

“当然我需要去那里，他们竟这样说，我的一边肺部已完蛋了，另一边也不太好。您知道，其中有好些空洞。……起初，我只是两肩中间疼痛，我总咳出泡沫。接着，我瘦了，瘦到真正可怜的样子。现在，我总时常流冷汗，我咳得简直会拉出我的心。现在，堵住的痰竟那么浓，我已不再能吐出……您看，我已站不住，我不想吃东西……”

一阵窒息中止了她的话，她的面孔变成青灰色的。

“这没有关系，我宁喜欢自己的皮肉，而不高兴另一车室您背后这位修士的那个样子。他的体内患了我所患的病，可是比我的更厉害。”

她说错了。真的，那里有一个年轻的传教士，伊西道尔修士背靠近玛丽躺在一个垫褥上，人们看不见他，他连动一动手指都不能够。可是他并不是肺病患者。他得了从塞内加尔传染来的肝炎，病得要死。他的脸很长很瘦，是青黄的，干瘪的，像羊皮纸一样死色的。肝脏里构成的脓肿，终于蚀穿到外部，脓汁损害他，使他连续发烧颤抖，呕吐和昏晕，他因而处在精疲力竭的境地。只有他的眼睛还是活的，这是爱的无可熄灭的眼睛，它们的

光焰，照亮十字架上基督将死般的面孔，农民的普遍面孔，信仰和激情有时使它显得非常雄伟壮丽。他是布列塔尼人，人口太多的家庭中一个孱弱孩子，他把自己所有的极少地产让给他的哥哥们。他的一个妹妹，比他小两岁的贝尔蒂陪伴他，后者本在巴黎替人服务，当一个一切事情都做的女仆，在微不足道的地位中，非常忠心，为了陪伴他，她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她花掉自己的极少积蓄。

“人们把他塞入车厢时，我还在车站的月台硬地上。”格莉伏再说，“四个男子抬着他进去。”

但是她不能说更多的话。一阵咳嗽发作摇动她，使她翻仰在长凳上。她窒息，她的玫瑰色颧颊变成青蓝的。雅森特修女立刻扶起她的头，用一块手帕揩拭她的两唇，手帕印上了红斑。同一时刻，德·襄基埃尔夫人服侍她对面的女病人。人们称这后者为范都太太，她是慕弗搭区一个小钟表匠的妻子，丈夫不能关掉他的店铺来陪伴她到卢尔特。所以她只好让自己登记在慈善单位的名单上，确信这样一定会有人照料她。死的恐惧再领她回到教堂里，从第一次领圣体仪式以来，她的两脚就没有再踏进那里的门。她知道自己已被判处死刑，她的胃里已被癌症啃蚀，她已有癌病患者的惊惧和橙色面孔；她已经有了黑的排泄物，拉煤浆般的大便。在整个旅程中，她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她的两唇紧闭着，显得非常受苦。接着，她开始呕吐，她失掉了知觉。待她一张开口，一种恐怖的气味，要使心头翻动的恶臭，透发出来。

“这已不再可能，”德·襄基埃尔夫人喃喃地说，她已觉得自己要晕倒了。“必须放进少许空气才好。”

雅森特修女已使格莉伏再睡在她的枕头上。

“当然，我们打开车窗几分钟。可是不是在这边，我害怕会有新的咳嗽发作……请您打开您那一边的吧。”

灼热更增加了，在滞重和令人作呕的空气中间，简直要窒息

了；有了透进来的一些新鲜空气，确实是莫大的安慰。一会儿，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事情，整个打扫工作：修女搬动瓶罐和便盆，向车门外，倒掉它们的内容；监护的女太太，则拿一块海绵揩拭受车轮粗暴震动的地板。必须整理一切。接着，是新的要关切的事情，第四个女病人，还没有动过的一个瘦削少女，面孔包藏在—块黑的围巾里，说她的肚皮饿了。

德·襄基埃尔夫人，以她平静而忠诚的精神奉献服务。

“您不要担心，我的嬷嬷。我去给她的面包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玛丽，她想散散心，对这位一动不动、隐藏在黑面幕里的人，发生兴趣。她猜想她的面孔上也许有什么创伤。人们只很简单地说她是一个女仆，名叫哀莉士·卢甲的一个卑格地人，她只得离开她的位置，生活在巴黎一个虐待她的姐姐家里，由于她的病不太严重，任何医院都不愿意接受她。她怀着很大的虔诚信仰，好几个月以来，就怀要到卢尔特去的热烈意愿。

而玛丽却怀着隐隐的恐惧，等着揭开围巾露出她的面貌。

“像这样，面包片已够小了吗？”德·襄基埃尔夫人慈母般地问道。“您能塞进您的嘴巴吗？”

在黑围巾底下，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是的，是的，夫人。”

最后，围巾滑下来了，玛丽有了惊怖的颤抖。这是逐渐扩大的狼疮侵占鼻子和嘴巴、缓慢的溃疡，在痂盖底下不断地展开，吞噬皮下的粘液。像犬脸一样伸长的头面，生着粗的头发和圆圆的大眼睛，显得非常丑陋可怕。现在，鼻子的软骨差不多被吃光了，嘴巴已缩进去，由上唇的肿胀拉向左面，仿佛是斜的裂缝，没有样式而且极其肮脏。混着脓浆的血红汗水，从巨大的青灰色疮口里流下。

“哦！您看吧，彼得。”颤抖的玛丽喃喃说。